





淮南子卷十一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

覽冥訓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
至平公癘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
臺墮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禁
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勵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
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遼
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武
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

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撓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撓之日爲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况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觀九鑕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歎歔咷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鷺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吐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慧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不言澤及萬民君臣垂心則背謫見於天神氣應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

濛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

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
徵忽恍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
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
之所以騎辰尾也故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
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
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
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故却
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
沉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天道者無私就
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

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
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
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
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
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
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
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
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遂之取火於日磁石
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
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

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
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故峽山崩而薄落之水涸
區治生而淳鈞之劍成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太公
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
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常之與革遠之
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故聖若鏡不
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也乃失
之其失之也乃得之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
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
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

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泯若純醉而其
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純溫以淪鈍悶
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
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
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鱗輕之
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
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
天地聲震海內蛇鱗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
山斬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援狎顛蹶而失木枝
又况直蛇鱗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

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於四海之外過崑崙之䟽圃飲砥柱之湍瀨遭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鷓鴣鷦鷯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

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叱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鷓鴣於姑餘騁若飛鷲若絕矢躡風追焱歸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

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正百官而無私
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
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
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
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
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
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諸
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慮戲氏之
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
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鷲

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
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
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
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
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
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眇眇一自以爲馬一自
以爲牛其行踳踳其視瞋瞋侗然皆得其和莫知
所由生浮游不知所來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
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
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

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
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
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
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
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
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
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舉
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
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群臣準上意
而懷當䟽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

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
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䟽而不附植社槁
而墻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群嗥而入淵豕銜蓐而
席澳美人拏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下
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
飛鳥鎩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狐狸首
冗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蒞蒨金積折廉壁襲
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
侯制法各殊習俗從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
殺覆高爲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

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聲名苟盛也
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
愴於內厮徒馬圉駟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
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
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
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
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其之於
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
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
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

時天子在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
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夏秋冬夏皆獻
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
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
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辨之說除刻削之法去
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脩太
常藜枝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
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犧氏之迹
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
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

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
捽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
此也鑿五行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
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大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
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
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
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
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瀆瀆極望旬月
不雨則涸而枯澤受澗而無源者譬若羿請不死
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
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
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卷十一終

淮南子卷十二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芟漠閔
頊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主經天營地孔乎
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
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
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
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
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

淮南子
卷之八
精神訓
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
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
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
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
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
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
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
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
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

脾主舌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
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
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
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
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
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
也日中有踰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
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
殃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
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

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胃腹克而嗜慾省矣胃腹克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

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克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

名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聽五味亂口
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
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
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
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
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
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
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
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

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
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旣以我
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
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
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
哉其生我也不疆求已其殺我也不疆止欲生而
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
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
一棺之土吾之於此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
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

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

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

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而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逮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

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効以道爲烈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倘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也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類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其暝于太宵之宅而覺

視于昭昭之空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放于無形
埽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
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後使鬼神淪於不
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
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以
游若吹呬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蟻躩鷓
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
失其克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干
心也且人有成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
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假

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
千變萬終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
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
木生者豈木也猶克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
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
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感矣
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
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爲人主者
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
入之所麗也而堯樸楠不斷素題不玳珍怪竒異

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美文繡白狐
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
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
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
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
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方而勞
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蠖蚘顏
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
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
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

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
高千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
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
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
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
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
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
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
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紕
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

大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
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
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
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行而不可劫以兵
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
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
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
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
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
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

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
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
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
行乃是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
季氏不受吳國而頌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
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
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
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
盆拊瓿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
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瓿之足羞也藏詩書

脩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甕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刳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教倉子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饑與守其箒筆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

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妻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鑿車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導喉當此之時得寐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蹇躅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

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牆乎冰之疑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冰乎自無蹶有自有蹶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

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墮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圉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天死季路薶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

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
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
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
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
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
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
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
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
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爲貧
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

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
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馮蛇以爲上肴中國
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而能辭之不
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
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
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君
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
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
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
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

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
知冬日之萋夏日之喪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
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
而已矣

淮南子卷十二終

淮南子卷十三

本經訓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
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發動
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畧而循理其行悅
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占
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
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于
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

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雹日月淑清而揚光
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元至碣而運
照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
機械詐偽莫藏于心逮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摘
蚌蜃消銅鉄而萬物不滋剝胎殺夭麒麟不游覆
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
竭澤而魚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
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立處糞田
而種穀掘地而井飲䟽川而爲利築城而爲固拘
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拆電散

降雪氛霧雪霜不霽而萬物焦夭菑榛穢聚埒畝
芟野茨長苗秀草木之勾萌街華戴實而死者不
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椽檐榱題雕琢
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芟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脩
椽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拏以相交持公輸王爾
無所錯其剗剗削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
以松栢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
飛蛩滿野天旱地坼鳳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
距之獸於是鷙矣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凍餓
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

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
以為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誅譽
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雷殺
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
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氣乃上
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
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
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呬醞釀而成
育群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
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
之制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
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
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
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
而萬民莫相侵欺暴雷猶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
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
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譖懷機械巧故之
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
感男女群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
而相脅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

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
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
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
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
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弗得生焉由此觀之則
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管
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
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舞象不知樂也淫
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
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調禮淫
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
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
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
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
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鐘
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可
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
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
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
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

德遷而爲僞矣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御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苞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

歸焉而莫之克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辨弗能解也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能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躐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翰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

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滙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劓諫

者剔孕婦攘天下奪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民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抱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

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
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王
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
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
經緯六合覆靈昭道普汜無私蠓飛蠕動莫不仰
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
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
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
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
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

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
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
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
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
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
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
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寬
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群類其德含愚
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
退不肖扶撥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

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
不體陰陽則侵王者不法四時則削霸者不節六
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滔窳而
不親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貴賤不失其體而
天下治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
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
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
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
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達而
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

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
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
則身無患百節莫死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爲真
人凡亂之所由生者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
構駕與宮室証樓棧道鷄棲井榦禰株樽櫨以相
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
游瀛滅菱杼紛枹芒繁亂澤巧僞紛拏以相權錯
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
流飭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抑減怒瀨以
揚激波曲拂迴回以像馮溆益樹蓮菱以食魚鱉

鴻鵠鷓鷃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
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
人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曾加
擬於崑崙修爲墻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
山接經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
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蟲䟽鏤以相繆紵
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耀輝煌偃蹇蓼
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
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籩蔭蔭纏錦經冗以數而䟽此
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其酸
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埤以銷銅鐵靡
流堅鍛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爲
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
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
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
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斷金器
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羸之理堂大足以周
旋理文靜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
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恠瓌異竒物足以變心易志
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

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之性
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
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
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矣
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
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鍾鼓管簫干鉞羽
旄所以飾喜也哀經笄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
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
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
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

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
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爲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
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來耜
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居者無食
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
求猶弗能贍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
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
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
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
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

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
君臣相期父子疑怨由充克思心盡亡披衰戴經
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
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
暴雷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
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
其黨封其墓數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
地侵壤弁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
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
牛馬僉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
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
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
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故
事親有道矣而哀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
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
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淮南子卷十三終

淮南子卷十四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主術訓上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不行不言之教清靜而
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
心知規而師傳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亂足能行
而相者先道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
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
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
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已故古之王者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
所以自障故所禮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
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
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
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
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
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
與人化知不能得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
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牛雨時降
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
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
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
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
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
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
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
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
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
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
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

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來鳥捩枕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機飽適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不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而不爲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

脩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俗殺戮不足以禁奸暴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鞞鐵鎧瞋目扼拏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觀之曰何以

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
覲焉還報曰遽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
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瘠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
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
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
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
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
杼之亂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
昭苛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
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

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
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
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
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
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至精入
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
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
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
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
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

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
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
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
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局四方而不窮
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况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
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
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
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
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蠹首扶撥枉撓不失針鋒直
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克

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
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者此勢之自然也木擊
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
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
莫憐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抱彭爲
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
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
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
道人有窮困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
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

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驃馬而服騊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内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別脣伸鈎索鐵歛金推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以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明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

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埳井無黿鼉隘也園中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騶駼駟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鷗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螭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獲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斷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

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厭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

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贖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譬而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

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
清明而不暗虚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
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
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
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閨門重
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
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
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堵大而斟酌之
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
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
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
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
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
弗馱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
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
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
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
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虚心而弱意清明而
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
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

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
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
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
衆人之勢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
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
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
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
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夫載重
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

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
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
用之也資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
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
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
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位者服
一事力勝其任者則舉之不重也能稱其事而爲
之者不難也母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
無以相過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
尚忠忠正在上位執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

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群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

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抵玉石而抵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群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也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禁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

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群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編運照海內群臣公正莫敢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功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跡廢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群臣黨而不忠說談者

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邪爲智者務爲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駟天下之馬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

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摘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或去欲身徇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下流於民而欲用如鞭撻馬也是由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

淮南子卷十四

淮南子卷十四



